Fish

28

11

【艾希】恨是名为遗忘的诗

·魔法少女的魔女审判

某个没有魔法的世界线……

*艾希刀子小故事，没有某白色女人，但有邪恶人类

扭曲死亡要素预警。有捏造，有人设ooc，剧情无逻辑，与原作关连不大，作者发臆症写的（嗯）

1.5w+

——

血、血、血。

浓厚的血腥味充斥著鼻腔。

那人站在血泊中央，一个人倒在地上，显然已经失去生命体征，她回头望向她。

朝她露出一个，阴森恐怖的微笑。

「希罗，妳要记住。」

那个人嘴唇开阖，缓缓说出了一句话。

「□□□□□。」

——

有关中学的记忆总是灰暗的，像是角落里累积的灰尘，人从小学升入中学，幼稚的大脑开始受青春期激素影响，或成熟，或变得更加幼稚。

尚未学习约束与伪装自己罪恶的孩子，不像高中那样稳重，也不像小学那般天真。

不懂得伪装自己的恶意，只是顺从著人类内心的邪恶，亲手把受害者推入深渊。

窸窸窣窣，恶魔窃笑著。

二阶堂希罗厌恶有关中学的一切。

包括里面的学生，还有那栋废弃的旧校舍，还有那个影响自己一生的人。

那个人就是樱羽艾玛。

有关她的记忆都被染上一层黑色的颜料，是她记忆里盘踞不去的毒瘤。

樱羽艾玛是她的青梅，她们从小就认识，她长得一张懦弱、人善可欺的脸，做事总是畏畏缩缩，还笨手笨脚的。

这样的她在同龄人中讨不到好，小学时期尚且不明显，但在中学时期，人们的恶意开始蓬勃生长。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为了促进团结，他们需要一个共同针对的对象，来彰显他们的「合群」，樱羽艾玛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她自然而然地成为被孤立的对象。

樱羽艾玛从小就很喜欢黏著二阶堂希罗，她常常像个小尾巴一样跟在她身后，用怯弱的手轻轻拉著她的衣摆，再用那带著无助的目光看向她。

二阶堂希罗不忍心丢弃这样可怜的她，这不符合她内心的正义，这是「不正确的」。

所以她放任了樱羽艾玛对她的依赖。

毕竟她是受害者，需要帮助，二阶堂希罗没理由不去帮她。

升上中学时，她们分到了不同班。

二阶堂希罗变得很忙，她变得没有时间去关注樱羽艾玛。

所以，她也理所当然地没注意到，那慢慢从角落生长出来的恶意。

而这个恶意，将会导致她未来，跌入更加黑暗的炼狱。

第一次发现异常是在一天放学，那天她难得没有事情，就与樱羽艾玛一起走回家。

今天樱羽艾玛走路的姿势有些奇怪，像是僵硬？又或是在强忍著什么，她脸色微微发白。

二阶堂希罗问她怎么了，她动作一顿，摇摇头，说自己不小心在学校跌倒了。

二阶堂希罗说她怎么这么不小心，从以前开始她就是这样，一个不小心就会受伤。

没办法，她找了个路边的长椅，叫樱羽艾玛坐下，自己则去旁边的便利商店买包扎用的物品。

那时候樱羽艾玛穿著中学黑色的长裙，长长的布料可以遮住小腿。她平常都是穿短裙的，不知什么时候换成了长版，二阶堂希罗自己也是穿长款的，没觉得有什么异常。

二阶堂希罗蹲下，想要帮她包扎伤口，樱羽艾玛慌忙按住裙摆，不让她拉开。

「只是一些瘀青，我自己回去擦药就可以了，谢谢妳希罗。」她从她手里拿过药。

樱羽艾玛不会说谎，连掩饰都做得不好，二阶堂希罗皱眉，表情明显不赞同。

「伤口不赶快处理会变得更严重的。」

「没事啦」樱羽艾玛摆摆手，表情无奈地笑笑：「真的只是小伤口，不用大惊小怪。」

二阶堂希罗见她坚持，就也没说什么。

「好吧，那妳回去记得擦药，不要忘了。」

樱羽艾玛都这样说了，那应该是没什么事，毕竟按照她的性格，巴不得二阶堂希罗知道。

还记得小学的时候，她的鞋子被人藏了起来，樱羽艾玛哭著找二阶堂希罗帮忙。

所以，真的出了什么事，二阶堂希罗肯定是第一个知道的。

想到这里，她有些不赞同。

她有时候觉得樱羽艾玛在故意吸引她的注意，这是不正确的行为。

下次得多提醒提醒她，别再犯了。

后来，这种事情开始变得越来越夸张。

先是有一次二阶堂希罗来到教室找樱羽艾玛，教室人已经走光了，樱羽艾玛在擦黑板，没注意到她来了。

她拍了拍樱羽艾玛的肩膀，樱羽艾玛吓得一缩，抱头蹲在地上，见来人是二阶堂希罗，她才尴尬地站起身。

「呃，希罗，妳怎么来了？」

很不对劲。

二阶堂希罗从她的表情察觉出异常。

就算是吓到，反应也不至于这么夸张才对。

再后来是她身上开始出现伤口，一开始是手、脚之类的地方，后面连脸都出现伤口，樱羽艾玛说那是她不小心弄的。

这个谎言太容易揭穿了。

二阶堂希罗在一次放学后，刻意路过她们班门口，果不其然，看到了一幅景象。

那里是地狱。

恶魔围成一圈，嘻笑著，推搡著，恶毒的言语从口中传出，带著少年少女们最天真，也是最残忍的恶意。

在恶魔形成的包围网中，樱羽艾玛坐在地上，一桶冷水被从头上浇下，让她浑身发颤。

那一瞬间，一切都解释的通了。

那些隐瞒与漏洞百出的谎言，在那一刻都得到了答案。

二阶堂希罗不是会对别人恶行冷眼旁观的人，她当即走了出来，阻止这场不正确的欺凌。

那群学生只不过是乌合之众，临时凑出来的小团体，稍微威慑几句就逃跑了。

樱羽艾玛呆愣地坐在原地，垂下眼睫，没有看向她。

二阶堂希罗走到她身边蹲下，她有些恨铁不成钢：「为什么不跟我说？」

平常不是一受点小伤，就恨不得二阶堂希罗知道吗？

之前有一次家政课学习做菜的时候，樱羽艾玛不小心切到了手指，一下课就泪眼汪汪地找到她，满脸委屈地求安慰。

樱羽艾玛喜欢示弱来渴求关注，但当她真正被欺负的时候，为什么反而隐瞒？

「因为...」樱羽艾玛接过二阶堂希罗递给她的手帕，手帕太小了，她全身已经湿透，并没有什么作用，水珠顺著她的发梢滴落。

樱羽艾玛只是象征性把脸擦了擦，不小心碰到脸颊的伤口，痛得她倒吸一口气。她抬头，声音低低的：「很狼狈。」

她露出一个虚弱的微笑：「很丑陋，我不想让妳……讨厌我。」

二阶堂希罗无话可说了。

她明白，主动示弱与被动示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

一个像是无害的撒娇，试图引起人注意的小把戏。但另一个，是把所有最坏的、最不堪的、最痛苦的，以将血肉剖开的方式，把自己一览无遗地暴露出来。

像一具在阳光下无所遁形的标本，狼狈，且丑陋。

而这样狼狈不堪的自己，是一个麻烦，一点也不值得被关注。

所以，她必须隐瞒。

二阶堂希罗静静地看著樱羽艾玛站起身，走到自己座位前，把那些被乱涂乱画的课本塞入书包。

「我会保护妳。」

她忽然朝她说道。

樱羽艾玛转过身来，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她，有感动、安心，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自我厌弃，因为没用的自己给别人造成麻烦，再一次躲在了二阶堂希罗身后。

她又何尝不知道，从小到大，她只会跟在二阶堂希罗身后，毫无成长。

二阶堂希罗说做就做，她的出现的确减少了那些事情发生，但她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一不注意，还是会发生。

就像是发霉一般，稍微一个不注意，孢子就附著在上面，等待一场潮湿，一鼓作气地生长出来。

很快，到达中学三年级的那年，二阶堂希罗需要去国外短期留学。

她不放心樱羽艾玛，原本打算拒绝，但樱羽艾玛强烈反对她这样做，她希望二阶堂希罗不用在意自己。

「毕竟机会难得，只是一小段时间而已吧？没关系的。」她这样说道。

二阶堂希罗见她坚持，也没办法多说什么，只能将担忧放在心底。

临走之前，她将一个东西交到樱羽艾玛手中。

「诶，这个不是妳……」樱羽艾玛有些惊讶地看著手中拿著的物品。

没错，那正是二阶堂希罗经常使用的红色钢笔。

樱羽艾玛没想到，她会将自己随身携带并经常使用的物品交与自己，一时之间有些不知所措。

「妳收著吧。他们知道这是我常用的物品，就不用担心被偷走了吧。」

二阶堂希罗自己也说不明白为何要讲钢笔交给她。或许只是一种安慰，又或是一个保护，就算她不在这里，也有她的东西陪在樱羽艾玛身边，让她知道她并不孤单。

总之，她鬼使神差的，把自己的东西交到她手中。

时间过得很快，她要求樱羽艾玛定期向她发送讯息，方便了解她的近况。樱羽艾玛很听话，时不时发送一些琐事给她，但大多数都没提到她自身。

二阶堂希罗知晓她的性格，觉得她是在报喜不报忧。

「我明天就要回去了。」她在手机上敲下字符。

「真的吗？我好期待呀。」那边不久后传来回复，二阶堂希罗都能想像到她雀跃的语调。

「嗯。」她手指在手机键盘上停滞片刻，又缓缓敲下：「要不要放学后一起去吃晚饭？」

二阶堂希罗估计自己回去的时候，那边差不多刚好是放学时分，她们可以一起顺路去吃饭。

毕竟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

当天，二阶堂希罗回去就打算去找樱羽艾玛，她来到中学学校大门，已经放学了，学生们陆陆续续从教学楼走出。

二阶堂希罗给樱羽艾玛发了一条讯息。

没有回应。

奇怪了，已经放学了，照理说没有课程了才对，为什么会没有得到回复呢？

十分钟后，她走进教学楼，寻找著樱羽艾玛的身影。

教室空无一人，难道已经先回家了？可是她昨天明明回复说会等她的，怎么可能没有通知就先离开？

二阶堂希罗拦住一个还没有离去的学生，询问有没有有关她的踪迹。

学生被她突如其来的询问吓了一大跳，她不打算参与这些事情，看著不太情愿，最后是在二阶堂希罗的半说服半威胁下开口。

「我不清楚，但大概是去旧校舍那边了吧。」学生挠挠头，随意说了个大概就离去了。

旧校舍？

二阶堂希罗脑中浮现出一个地点，那是学生与教师都鲜少踏及的地点，校方多拿来储藏东西用。

为什么樱羽艾玛会无缘无故去那边？

一定有哪里不对劲。

二阶堂希罗在几秒之内想了很多，回过神来已经踩著急促的步伐往旧校舍移动。

那时的她不知道自己将会面对什么，只一心担忧著樱羽艾玛。

…

脚步声。

坚硬的鞋底踩在老旧的木质地板上，一阵又一阵有规律的声音，在空旷的校舍走廊回响。

走著，走著。

由于急切，呼吸开始参杂著微微喘息。

到底在哪里？

寻找著，没有方向的，像是无头苍蝇一般。

走著，走著。

她听到一阵骚动。

那是什么？耻笑声？嘻笑声？

还有混杂在无数嘈杂噪音的，那一声「请住手」。

声音尾调染上绝望，带著卑微的祈求与颤抖，顺著耳道传入脑中。

在旧校舍的最里间。

二阶堂希罗听到了。

脚步声，脚步声。

跑。

急促的呼吸声。

站在紧闭的木门前，那里面，一切被老旧的木门所遮挡。

伸出手，抓住门把。

门被拉开了，发出一声粗嘎的摩擦音。

灰尘因为动作而落下。

二阶堂希罗看到了。

老旧的、废弃的校舍内，四周弥漫著铁锈与灰尘混杂的气味，一双惊恐的眼睛。

这里是地狱。

暗红，大片大片的深红，黏稠、混浊、缓缓蔓延。

蔓延、蔓延。

永无止境的血泊。

以及，站在血泊中央的那个人。

一个人倒在地上，暗红色的液体缓缓溢出，不断蔓延，宛如红色的浪潮，一波又一波。

似乎是听到有人进来的声响，那个人缓缓回头。

「希罗。」

一声呼唤。

樱羽艾玛语气毫无波澜，面无表情地看著她，平常怯弱的表情消失，只剩下一股死水般的平静，不如说，是冷漠。

她手里赫然拿著，一把闪著银光的短刀。

银白的刀身此时布满暗红，昭示著刚刚发生过什么。

地上躺著的人已经完全停止生命活动，如在超市冷冻柜中看到的，死鱼一般的眼睛，死死地望著她。

丑陋无比。

「人是我杀的。」

樱羽艾玛笑了一声，证实了她的猜想，她缓步走向她，被她走过的地板留下一个个血脚印，如同地狱爬上来的恶鬼。

为什么?

二阶堂希罗简直无法理解眼前景象。

她帮助的孩子是恶魔。

她杀了人。

樱羽艾玛，是杀人犯。

她是邪恶的存在。

她，是不正确的存在。

窗外开始下雨了，天空似乎也在叹息，雨声逐渐掩盖住她跳动如鼓的心跳声。

一切都将被雨声吞没。

…

「——！」

她睁开双眼，眼神由于惊惧与愤怒显得失焦，脸上全是冷汗，从床上坐起，床板发出吱呀一声。

心脏疯狂敲击著胸膛，深刻又刺骨的憎恨几乎要将她撕裂，她眼里闪过一丝痛苦。

头痛欲裂。

视线从纯白的床单，再扫过那空旷得有些碍眼的白色房间，房内的物品只能提供最基础的生活条件。

她恨樱羽艾玛。

恨她是一个夺走别人性命的杀人犯，恨她让那个雨天成为自己永远的梦魇，更恨她用轻飘飘的一句「人是我杀的」，彻底毁掉了她们曾有的一切。

樱羽艾玛是恶魔。

她是杀人犯，是不可饶恕的存在。

记忆像是被撕碎，蹂躏的纸张，大脑被无数碎片填满，每一个碎片在脑中划过都带来阵阵刺痛。

二阶堂希罗捂著脑袋，不愿再回想那充斥著尖叫与血腥味的空白。

「希罗。」

记忆像是被人拿著钝刀缓缓划过，疼痛的神经，白光闪过，回归茫然与死寂。

「希罗。」

耳边传来阵阵低语，如秋天鸣叫的寒蝉，吵杂不堪。

「希罗，该起床吃饭了。」

吵死了。

二阶堂希罗恶狠狠地瞪了发出噪音的来源。

安静了，像是被吓到不敢说话一般。

难吃。

饭菜生硬又无味，像是连调味料都吝啬加入，尽管是热的，但让人毫无食欲。

可不吃饭是不正确的，她必须进食，以维持自己的生命。

没有将饭菜吃完。

太多了。

「怎么会呢？看著多好吃啊。」

把没吃完的食物放在一边，她听到一声铃声。

打开房门，准备去外面散步，房间内太过死寂，白色无处不在，令人厌恶。

走在路上，有人在中庭广场附近玩耍，小孩子嬉闹，也有人下棋，一座白色砖头堆砌而成的喷泉静静地流著水。

「要不要去下棋？大脑一直不转动会变笨的。」

到底是谁笨。

她不喜欢下棋，这里的人技术太差了，赢得毫无成就感，还会被一些不服输的家伙缠上，麻烦死了。

路过中庭，漫无目的，像是只是单纯的在巡逻，看看哪里有新的异常。

「上次种的雏菊开花了，要不要去看看？」

走过花园时，看到角落的花圃，一朵朵白色的小花盛开。

蹲下身子，手轻轻碰了一下，花朵绽放，因为平常细心照料的缘故，每一朵都开得很好。

这不是她种的，最开始是有人心血来潮想种，但又嫌弃花生长的慢，不打算照顾了，把它们遗弃到一旁。

半途而废是不正确的。

所以她接手了这些雏菊。

原本它们的幼芽都已经干枯发黄，感觉已经活不成了，抱持著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养殖，竟意外活了下来。

二阶堂希罗表情难得平和，看著这些花随著微风轻轻摇晃。

「下次改种些其他花如何？百合就不错。」

不要。

她不喜欢花。

她不喜欢百合花。

「□□，希罗，□看！我想要将□□□送与妳！」

！！

落叶飘落，落在有著樱粉色头发的少女身上，她捧著一束鲜花，雪白的百合花盛开，被她拿在手上。

多么纯白，又无瑕啊。

白色，多么美丽的颜色啊。

百合被举到眼前，少女的眼睛被白色的花瓣遮挡，距离之近，花朵的香味传了过来。

「希罗，我想要□□□，谢谢□□在我身边。」

少女脸上贴著纱布，手上缠绕著绷带，有些瘀青暴露在外，青紫色。

她轻拂过掉落在少女身上的落叶，接过花束，将它拿在手中。

「不用道谢，因为我们是朋友啊。」

少女眼睛整个亮了起来，她想要露出笑容，但牵扯到脸上伤口，只能强行停住，这让她的表情有些僵硬。

「嗯！我们，永远是……」

晴朗的白日骤然停滞，所有正在飘落的落叶以一种诡异的状态暂停在半空，烈阳逐渐黯淡。

雨。

乌云忽然出现，像是干燥地区升起的烈火，将阳光吞没。

下雨了。

雨水滴落在脸颊上，温热的，湿冷的。

「…朋友。」樱羽艾玛眼里一片黑暗，像是被骤然吹灭的蜡烛，她伸手，手指轻轻抚上她脸颊，在她的皮肤上留下血迹：「我们是朋友。」

二阶堂希罗瞳孔收缩，反应激烈地甩开她的手，像是被什么肮脏之物缠上一样：「妳不是我的朋友！」

她是恶魔。

她是邪恶的存在。

她们才不是什么朋友！

她最后悔的就是，轻易相信了樱羽艾玛，相信她是善良的存在，可她不是。

她是披著人皮的恶魔。

花束被摔在地面，上面纯白的百合不知何时染上了碍眼的暗红，暗红蔓延、蔓延。

二阶堂希罗低头一看，自己的双手也被染上了暗红。

肮脏又丑陋。

恶心恶心恶心。

「希罗。」

樱羽艾玛忽然伸手抓住她的肩膀，声音强硬又不容质疑。

「人是我杀的。」

而妳……与这样的我是朋友。

「妳要记住。」她笑了出来，嘴角咧开一个恐怖的弧度：「不要忘记。」

永远，记住我。

不要遗忘。

不要遗忘。

…

「——！」

二阶堂希罗回神，手里刚刚虚握的动作一用力。

「喀嚓。」细小的断裂声。

一朵雏菊被她连根拔起。

白色的雏菊。

与白色的百合一样，令人作呕。

「希罗，该回去了。」

……嗯。

——

「哇啊！」

樱羽艾玛步伐一个不稳，就要往楼梯下跌落。被二阶堂希罗眼疾手快地一把拉住。

「真是的……走路多注意一下周围好吗？」

她有些无奈地念叨著，说什么走路不看路是不正确的，注意力不集中是不正确的，听得樱羽艾玛耳朵都快长茧了。

「我错了啦……别念了……」她用手摀住耳朵，示意自己快忍受不住「魔音穿脑」。

二阶堂希罗看著更加不悦，樱羽艾玛总是很不在意自己的安危。

或许这也是她引起注意力的小把戏？

不管怎么说，拿自己身体开玩笑都是不正确的。

万一真的受伤了怎么办？

二阶堂希罗举起一根手指，又是一副说教的语气开口：「听说过狼来了的故事吗？」

一个小孩不断跟大人说谎狼来了，某天等到真正的狼来了，已经没有人再相信他。

「万一妳真的需要帮助，我不想帮妳了怎么办？」

二阶堂希罗故意把事情说得很严重，试图威吓樱羽艾玛，让她不敢再犯。

樱羽艾玛果然被她唬住了，她动作一滞，眼眶逐渐蓄满泪水，一副被抛弃的小狗模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她走路的步伐慢了下来，垂头丧气，为自己在二阶堂希罗那边少得可怜的信用默哀。

「我相信妳。」二阶堂希罗见她面容哀戚，又开口补充，不知道是不是在安慰：「我只是在叮嘱，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真的吗？我知道啦。」

樱羽艾玛恢复了精神，速度之快，让人不禁怀疑。

二阶堂希罗怀疑樱羽艾玛又没听进去，把她的叮嘱当耳边风。

「妳啊……」

「！不是啦」见二阶堂希罗不打算放过她，樱羽艾玛连忙为自己辩解。她双手抓著背包的肩带，回头朝她一笑：「我只是觉得……」

「不管怎样，希罗都不会不救我吧？」

「……」

阳光洒落在她脸庞，二阶堂希罗看不清她的表情。

「因为，我相信妳啊。」樱羽艾玛拉起她的手，紧握在胸前，她垂下眼眸，嘴角挂著淡淡的微笑：「妳一定不会抛下我不管的。」

事实上，她每次都出现了，像一束光一般，把围绕在自己身边的黑暗驱散。

她身穿中学制服，黑色布料很好的掩盖了一切肮脏的事物，自己肌肤上丑陋的伤口，一圈一圈缠绕的绷带，大片大片的瘀青。

一切都被埋没在黑色之下。

「我正确的希罗酱，一定不会放任错误发生对吧。」

她语调很轻，却又坚定，像是在撒娇一般，带著最纯粹的依赖。

二阶堂希罗别过头，将手抽回：「……不要太相信他人。」

「哈哈。」

樱羽艾玛笑了笑，摇摇头：「希罗不是他人吧？」

对。

所以只能由她。

只能由她来导正邪恶。

「我会再想办法阻止他们。」二阶堂希罗表情认真的向她保证，尽管她一个人的力量很小，但她不会放弃找出解决办法。

她会……铲除邪恶。

那些邪恶的存在。

明明是这样下定决心的。

雨天。

急促的脚步声。

站在老旧的木门前，将手放在门把上。

不要打开！

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尖叫，疯狂抵触。

不要打开。

「喀啦……」

门被拉开了。

雨声灌入她的大脑，在旧校舍的最里间，窗户大敞著，雨的气味、风的气息、老旧的木头味、灰尘与铁锈味。

「呜呜……」

地上跪著一个人，暗红在她身下蔓延。

一具身体仰面倒地，无力的脑袋歪斜到一侧，她与那双死鱼眼睛对上视线。

暗红，暗红暗红暗红。

「呜呜……」

轻微的啜泣声。

樱羽艾玛哭泣著，手里动作却不停，不断举起，落下。

举起、落下。

银白色染上殷红，每一次动作，红色的颜料都像被挤压的水果，不断往外喷洒而出。

黑色的制服很好，掩盖了所有的肮脏，连红色洒在上面，都被其完美吸收了。

似乎是确认身下人已经彻底死去，樱羽艾玛停止不再动作，缓缓转过身。

「希罗。」

她步伐踉跄，像是喝了陈年烈酒，手上、身上、脸上都带著喷溅的红色颜料。

「妳听好……」

她嘴唇微微颤抖，朝著她缓缓开口，声音低不可闻。

「妳是……旁观者。」

二阶堂希罗听到她还想再说些什么。

还未等她确认清楚，一双手忽然遮住了她的双眼，视野变为一片黑暗。

所有的暗红化为漆黑。

「希罗，该醒来了。」有人在自己耳边低语，声音清晰的传入大脑。

……

一切都被雨声吞没。

画面像被突然切断的电视屏幕，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截断声，屏幕缩为一条直线，归于黑暗。

……

二阶堂希罗再一次从纯白的房间醒来。

头痛欲裂。

做了一个有关过去的梦。心情不太美妙。

心情不太好地吃著食物，一样口味清淡，本就没胃口，被这吝啬于调味的食物搞得更没食欲了。

有点想吃甜食。

吃不完，索性就不吃了。

心情不佳，只想躺在床上睡一天。

「希罗，去找人谈谈。」

找人？

二阶堂希罗心里莫名抵触，她不喜欢将自己的心剖开，让那些糟糕透顶的事情暴露出来。

「希罗，不要独自承担，多依靠一下别人。」

吵死了。

轮不到妳说。

二阶堂希罗站起身，做出了一个决定。

窗外阳光普照，透过玻璃，洒在大理石制成的地面。

走出去散步，照样去帮花圃里的那些雏菊浇水。

在这之前要先把杂草除了。

杂草，不正确的存在。

把铲子插入泥土，杂草的根断了，邪恶被斩断的感觉让她心情变好。

嗯？

土里好像有什么。

把杂草铲除的动作停住了，用铲子拨开泥土。

好像是……一张纸？

一张手绘的地图，纸张的材质能够防水和土侵蚀，画得很草率，可见当时绘画者是如何匆忙，二阶堂希罗认出上面标记的地点。

将纸张收入口袋，她继续铲除杂草。

…

「不要强行回忆。」这是她得到的结论。

「『创伤性失忆』知道吧？当一个人经历无法承受的极端事件，大脑为了保护主体不崩溃，会启动一种防御机制，主动封闭相关记忆。」

纸张书写的声音，二阶堂希罗的视线随著晃动的笔杆移动。

书写告一段落后：「我们一般极度不建议患者强行挖掘记忆，这无异于强行撕扯没有麻醉的伤口，当记忆回归的一瞬间，带来的打击是致命的。」

「我没有失忆，只是那些记忆时不时会闪回。」她还是忍不住反驳道。

医师闻言顿了顿，她的眼神变得意味深长了起来，又在纸张上写下东西。

「一个完整的记忆，有著前因、过程与结果，缺一不可，更何况大脑可能会捏造一些空缺的片段。不必想太多，或许只是由于应激反应产生的幻觉，但我仍不建议去过多挖掘伤口，保持自然，直到妳的大脑觉得妳可以承受。」

她拿著一包药离开了诊断室。

她真的忘记了一些事情？

怎么可能。

她相信自己亲眼所见。

她是正确的。

「希罗，怎么样？」

二阶堂希罗无视耳边的关心。

她是错的？怎么可能。

一定是有什么搞错了。

她才不会相信。

「希罗，那妳需要找到证据证明自己是对的啊。」

对，得找到证据。

单纯凭借亲眼所见，空口无凭绝对无法说服别人。

她得找到东西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二阶堂希罗抬头，阳光斜照，她这才发现时间已经过了一个下午。

回去的路上路过中庭，被在中庭玩耍的人拉著去下棋，又花了一点时间彻底打败对方，对方哭了出来，在原地撒泼打滚，似乎是不服气每次都输的体无完肤。

神经病。

二阶堂希罗翻了一个白眼，丢下无理取闹的人离开了。

回到自己房间，二阶堂希罗把药丢到一旁，不打算吃这「不正确的」药。

「希罗，乖乖吃药。」

闭嘴。

房间安静了。

二阶堂希罗躺在床上，不打算再起来做其他事了。

闭上眼睛。

窗外月色明亮，月亮高悬于夜空中。

……

「呜呜……」

器材室的角落，一个小小的人影缩在角落哭泣，像是落单的小兽。

窗外传来其他人嘻笑打闹的声音，器材室内昏暗，没有人注意到这偏僻的地方关著一个人。

在她想著自己会不会死在这里时，门外传来阵阵急促的脚步声。

「艾玛！」紧接著，门被砰地一声打开了。

门外的光洒了进来，照亮黑暗的室内。

二阶堂希罗站在门口，光源照在她身上，乍一看还以为是她本身就发著光。

「希罗？」樱羽艾玛从黑暗的角落走出，身体由于长时间紧张，还在微微颤抖。

「原来妳在这里」二阶堂希罗松了一口气，原本紧张的表情也放松了下来：「是不是他们又来了？真可恶，每次都趁我不注意……」

语毕，她狠狠的啧了一声，表达厌恶。

樱羽艾玛有些疲惫，用手轻轻抓住二阶堂希罗的衣角，刚刚被无数人拿球砸的地方还在隐隐作痛，让她几乎站不稳。

「没关系。」她摇摇头，朝她露出一个虚弱的微笑：「妳找到我了，不是吗？」

她将长袖袖口往下拉了拉，遮住无数瘀青。

「谢谢妳，希罗。」

「妳是我的英雄（hero）呢。」

…

说出这句话的人在那天背叛了我。

用一把沾了血的短刀，将我们之间的一切都摧毁了。

我恨她。

…

睁开双眼。

每次睡著都会做一些混乱的梦，或许自己应该吃那些药？

想到那些只能麻痺大脑的可恶药物，她不喜欢自己无法思考的感觉，这不正确。

这次一定要找出真相。

她拿出在土里挖到的地图，地图上标记著一个地区，她认得那里，是中庭花园的一棵老树，那里她记得没有什么异常才对。

可她认得上面的笔迹。

写出这张纸的人，是自己。

什么时候？

她并没有有关这张纸的记忆。

果然是记忆出了问题？不行，她必须调查清楚。

随意吃了一点东西，打开房门，走过长长的走廊，四周传来鸟鸣，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

从口袋里拿出那张纸，按照简陋的地图标志找到那棵大树。

就是普通的树，与周围景象完美融为一体，她绕了几圈，没发现任何异常。

四周没问题的话，或许是树本身有问题？

二阶堂希罗将视线在树干上来回扫射，最终在树干上找到一个疑似树洞的地方，但被人用石块堵住了，用手拔不出来。

于是拿出自己带过来的铲子，反握把柄用力敲击在石块缝隙上，反作用力震得自己手麻，但她没有停下。

不一会，石块被她撬开，二阶堂希罗将手往树洞伸去，掏出一个已经生锈的铁盒。

这也是自己放的？

二阶堂希罗对这个铁盒完全没有印象，但又有种莫名的熟悉。

现在可以肯定了，她的记忆有问题。

她手指用力，就要把盖子打开。

「希罗。」

身后突然传出一道声音，声音很轻，带著如风轻抚过皮肤的无奈。

「该停下了。」

二阶堂希罗动作一滞，没有回头。

「为什么？」

难道她连得知真相的资格都没有吗？

身后的声音没有变化，平静如能够吞噬万物的深海。

「妳真的想要知道真相吗？」

仅仅只是一句反问，就让二阶堂希罗不知如何回应，她举著铁盒的手放下，垂在身侧。

确实，如果自己就这样忘掉一切，日复一日地活下去，那一定会轻松很多吧。

但那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吗？

逃避事实，仅仅只是，活著，活下去，真的只要这样就好了吗？

活下去。

二阶堂希罗感到脑中传来一阵刺痛。

「希罗，把东西放回去，就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

将真相埋葬。

二阶堂希罗摀住发疼的脑袋，缓缓蹲下身，头痛让她说不出话。

妳不必知晓真相。

不要忘记，不要遗忘。

不要忘记……什么？

记忆像是被火焰灼伤过的胶卷，电影放出，只有一阵阵白光。

「希罗，该回去了。」

对，不能再待在这里了。

二阶堂希罗头疼的大脑恢复一丝神智，她恍惚之间回到了房间，手里还拿著那个铁盒。

轻轻摇晃铁盒，能听到物品碰撞的声响，里面是有东西的，是什么东西？

她想要打开这个盒子。

不要打开。

她的动作止住了。

「希罗。」

声音又出现了。

声音总是出现。

一直、一直。

二阶堂希罗表情一瞬间充满暴躁，她恶狠狠地抬头，瞪向声音来源。

「樱羽、艾玛……！」

樱羽艾玛面无表情地看著她，粉色的眼眸死寂，无法映照出任何事物，二阶堂希罗的怒火在她面前不值一提，就像是孩子般的闹脾气。

「妳凭什么管我？」

二阶堂希罗恨极了她这副事不关己的神情，忽然激动了起来。

一只手死死抓住衣摆，她竭力压抑内心涌出的狂躁。

「希罗，不要打开。」

她依旧重复著那一句话。

「闭嘴！」

二阶堂希罗咬牙，将手里拿著的铁盒往她的方向砸了过去。

铁盒落在地上，发出一声闷响。

盖子被弹开了。

里面的东西终于暴露出来。

时间彷若在那一刻静止。

二阶堂希罗所有的动作停住了，她目光定定地看著铁盒里的那个物品。

那是什么？

为什么……会是「它」。

一支……沾染著暗红的，红色钢笔。

她恍然想起之前医师说过的话。

记忆是需要锚点的，那些被大脑故意、刻意遗忘的记忆，在锚点出现的那一刻，都会前功尽弃。

锚点会勾起第一块碎片，然后是第二块、第三块……它们会自行拼接，直到大脑为妳构筑的保护高墙出现一道裂缝，随后……

全面崩塌。

记忆会如同潮水涌来，大脑为了保护妳而制造的水坝崩塌，水开始蔓延，直至将人彻底淹没。

……

……

…

废弃的旧校舍，充斥著陈年堆积而成的灰尘，如同挥之不去的霉味，一点点侵蚀全身。

少女仓促的脚步声响起。

跑著、跑著。

二阶堂希罗急促地寻找著那个身影。

到底在哪里?

她明明说好要保护好她的，她绝对不能容忍事情出错。

「……！」

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微弱的声响，二阶堂希罗立刻停下，仔细听著，顺著声音，她将目光放在旧校舍的最里间，那个连摄像头都没有的废弃储藏室。

是那里吗?

她著急的调转方向，往那个房间跑去。

站在老旧的木门，里面传来人争执的声音，二阶堂希罗心里一慌，连忙把门拉开了。

门发出不堪负荷的噪音。

然后……

二阶堂希罗看到了。

她目光发虚地看著眼前景象。

她与那双死寂的粉色眸子对上视线。

樱羽艾玛仰躺在地上，浑身狼狈，她已经放弃了抵抗。一个面目可憎的恶魔，手里拿著短刀，似乎是觉得好玩，打算用短刀在她脸上刻字。

樱羽艾玛认出来人，眼中恢复一丝光芒，朝著她，轻轻的、缓慢的...

摇了摇头。

不要过来。

很危险。

她仿佛听到她这样说道。

那个恶魔高举著手臂，银白的金属光泽在昏暗的室内是如此刺眼，就要在她脸上落下。

脑中的弦在那一刻断裂。

二阶堂希罗只来得及发出一声，从喉咙挤压而出的嘶哑。

「给我住手！！！」

她只记得自己冲上前去，与那个恶魔搏斗了起来。

二阶堂希罗不是会对别人痛苦旁观的那种人，她从来都不是旁观者。

银白色在空中乱晃。

一片混乱，情境、她的意识。

然后。

刀身没入血肉的刹那，二阶堂希罗整个人愣住了。

从地上爬起身，双手颤抖著，不可置信地后退了好几步。

恶魔倒下了。

从身体不断流出来的，暗红，开始不断蔓延，像是被戳破的水球。

发生了什么？

她想起自己试图从那人手上夺取短刀，然后？然后呢？

恶魔疯狂挣扎，在刀被夺去后，更是扑上前想要用身体撞开她。

然后呢？

二阶堂希罗下意识将短刀挡在胸前，就被撞倒在地，手里传来刺入血肉的反馈感。

回过神来，一具沉重的身体倒在自己身上，温暖的液体不断流淌，温热的、令人作呕的。

她吓到了，猛然将身上人推开，那个人仰躺在地，暗红逐渐扩散。

对上一双，超市里冷冻的死鱼眼睛。

低头一看，双手剧烈颤抖著，手里染上暗红。

恶心，恶心恶心恶心。

她杀了人。

二阶堂希罗是杀人犯。

她……成为了错误。

这是绝对不可饶恕的。

她必须铲除邪恶，哪怕那个邪恶是自己。

二阶堂希罗颤抖著，缓缓将短刀抵在了脖颈。

没事的，只要一用力。

一命赔一命，这才是正确的。

然后，她被人推倒在地。

「希罗！妳在做什么？！」

樱羽艾玛双眼同样无神，满是后怕与惊愕，她刚刚目睹了全部过程。

「艾玛，放开我...」二阶堂希罗拿著刀的手被她死死抓住，她本就由于恐惧而脱力的手被轻易夺去了刀。

哪怕动作被制止，二阶堂希罗还是无法回神，愣愣地望著自己沾满鲜血的手。

她感觉自己的世界化为黑暗，她无法思考，无法听，也无法看。

这大概就是她的终点了吧。

「希罗！！！」樱羽艾玛用力地抓住她的肩膀，让她从长时间的恍神中脱离，她双眼虚焦的望向樱羽艾玛。

「不要死……」

樱羽艾玛眼中充满泪水，她将额头抵在二阶堂希罗肩上，泪水落下，浸湿布料，黏腻又温热。

「希罗，求求妳……活下去。」

她小声啜泣，逐渐泣不成声。

「活下去……」

二阶堂希罗听到她一直重复这三个字。

窗外已经下雨了，一道雷劈下，一瞬间将室内照的发亮。

樱羽艾玛不断哭著，她从地上站起身，手里还握著刚刚从二阶堂希罗那边抢过来的短刀。

她来到那个人面前，跪下，深吸一口气，双手举起，染上殷红的刀身落下。

刺入。

红色颜料喷洒而出，溅上了她的双手、脸颊、与那身黑色制服。

艾玛，在做什么？

二阶堂希罗看著她动作，她已经无法思考，身体完全不听指令，连一根手指都动不了。

樱羽艾玛连续捅了数刀，脱力地跪坐在地上，喘息。

咳嗽不止，似乎是为自己感到恶心。

「希罗，妳听好。」她从地上踉跄著站起身，走到二阶堂希罗身前，弯腰捧起她的脸，强迫她与自己对视，那双粉色眼眸直直往进她的眸中。

「人是我杀的。」

二阶堂希罗失神地听著她说道。

「不要忘记，是我杀了人，妳只是路过，偶然看见这个场景，知道吗？」

不要忘记。

不要遗忘。

「妳是『旁观者』。」

「活下去，希罗，好好活著。」她说著，眼泪落在她脸颊上。

樱羽艾玛的声音不断在她耳边环绕，跨过无数嘈杂雨声，进入她脑中。

樱羽艾玛将一个东西从口袋中拿出，塞入二阶堂希罗手中，那是她刚刚拼命护住的，她的……护身符，由于不肯交出来，被多揍了好几拳。

红色的钢笔染上暗红。

肮脏。

「希罗，妳的东西我没有弄丢。」樱羽艾玛原本想在她回来的时候向她求夸奖，她想要二阶堂希罗夸她把东西保护的很好。

现在看来是没机会了。

「等下有人来，妳就跟他们说，樱羽艾玛为了报复霸凌者，杀了人，然后……」

樱羽艾玛笑了一声，举起手来。

「畏罪自杀了。」

那一道白光是那样的果决、不留任何余地。

总是犹豫又懦弱的小小人儿啊，在那一刻竟然是如此的勇敢，甚至到达了残酷的地步。

手里拿著的短刀刺入脖颈，锐利的刀锋很好的割开气管，动脉被挑破了，如破裂的水管，往外喷著水。

绝对不能暴露。

死人能够绝对保守秘密。

为此，她必须在这里永远闭上嘴。

唯有这样，二阶堂希罗才能是安全的。

她不后悔。

樱羽艾玛眼中失去光芒，嘴唇开阖，二阶堂希罗认出她要说什么。

「活下去。」

代替我……活下去。

好好活著。

妳本该光芒万丈，不该被困在这昏暗又狭窄的废弃校舍。

所以，就由我来替妳留在这里吧。

温热的液体飞溅到脸上。

二阶堂希罗伸手触摸了一下，手又染上一抹鲜红。

「——」

她说不出话。

又是一声雷声响起。

雨声越来越大了。

她失去了意识。

…

大脑会捏造记忆，它是优秀的剪辑师，将痛苦的记忆剪去，将仅剩的回忆拼上。

她只记得樱羽艾玛说的「人是我杀的」，于是，像是溺水者一般，死死抓著手中仅剩的浮木。

所以她忘了。

醒来时大脑一片混乱，听著大人们得出的结论，新闻报导著「校园霸凌的悲剧，两败俱伤的结局究竟代表了什么？」

大脑为她编织了一个虚伪的真相。

一个，错误的真相。

「凶手」是樱羽艾玛。

一切真相，都被埋葬在那场雨中。

连同她本人一起。

…

她痛苦地跪坐在地上，记忆恢复的浪潮不断拍打冲刷著她，瞳孔剧烈颤动，泪水无意识从眼中流出，沾湿脸颊。

是她。

她忘了。

急促呼吸著，肺部拼命撷取著氧气，如同离开水源的鱼儿。

或许过了十分钟，又或是一小时，她双手抱头，只是无意识地留著眼泪。

「对不起，我忘了一个事实。」

二阶堂希罗低声喃喃，缓缓抬头，望向眼前那抹模糊的樱粉色身影。

樱羽艾玛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眼神依旧平静。

「我忘记妳已经死了。」

就在她面前，那把短刀没入了她的脖颈。

鲜红在眼前绽放。

二阶堂希罗笑了出来，泪水顺著脸颊滑入口中，是咸的。

樱羽艾玛没有回应。

她只是一个幻象，一个她脑中虚构出的幻影。

她本能抗拒吃药，是因为这样她就看不到樱羽艾玛了。

「我想去找妳了，可以吗？」

「……」樱羽艾玛叹了一口气，语气十分无奈：「希罗，不要向幻觉提问。」

「……」

二阶堂希罗垂下眼眸，又听到她说。

「如果累了…就休息吧。」

真正的樱羽艾玛不会说出这种话。

如果是真正的樱羽艾玛，她大概会牵住二阶堂希罗的手，用鼓励的语气说道「我们一起面对，一定能撑过去！希罗，不要放弃！」

可樱羽艾玛不在这里。

『樱羽艾玛』又朝她开口，语气平和，让她想到涨潮的大海，一点点将海岸吞没，温柔的、迟缓的、不容质疑的。

「如果感到痛苦，那就…算了吧。」

活下去。

多么卑微的一个愿望，却又如同诅咒的荆棘缠绕著她。

二阶堂希罗不想再活在这个没有她的世界了。

「那……」她将铁盒里的钢笔拿了出来，紧紧抓在手上：「我不想遵守约定了……妳会…生气吗？」

她低下头，连幻象都不敢面对。

但她仍然能听到声音。

「没有人会怪妳，希罗。」声音安定，像是冬天升起的篝火，温暖，很好地安抚了狂躁的精神。

没有人。

这里没有人。

她将目光放在地上的铁盒。

她想起来了。

是她亲自将「锚点」藏了起来，因为她必须遗忘，而且不能想起来。

一旦想起来，大脑拼命筑起的心墙会崩塌。

她要遵守「活下去」的约定，所以她不能想起来，在那些偶然恢复记忆的时刻，她都恨不得去死。

不能记起，于是将记忆隐藏。

现在，一切前功尽弃。

但没关系，她还有最后手段。

她将目光放在铁盒内，那里面赫然躺著一把铁制餐刀。

要拿到它可不容易，要躲过无数人的视察，收起自己一切异常，在无数夜晚一遍遍打磨著这无法造成伤口的刀锋。

精神病院是肉体的牢笼，而肉体则是心灵的牢笼。

死白、纯白无比的房间，精神病院将她囚于此处，肉体与精神皆困于此。

谁也，无法逃脱。

她必须一次成功。

人工打磨的刀片一定很粗糙，会很痛的吧。

但没关系。

我终于可以去见妳了。

对不起，没能遵守约定。

不要生气好吗？

不是说累了就去休息吗？

她困了，很困很困。

所以，她想要休息了。

视野中，粗糙的铁制餐刀闪烁著冷光。

然后，世界真的陷入了温暖。

……

…

时间仿佛过了一个世纪，又仿佛只过了一瞬。

沉重的眼皮艰难地掀开一丝缝隙，预想中的白光或黑暗都没有来袭。取而代之的，是眼前一片温润的昏暗，与银幕上流动的光影。

一道暖白色微光洒落在自己身上，闪烁著。

低头一看，柔软的红色绒布椅包围著自己，触感舒适，让人不禁昏昏欲睡。

「希罗，妳醒了？」

身侧传来一道关切的询问，二阶堂希罗怔怔转头。

樱羽艾玛坐在她身旁，暖白色灯光在她脸上明明灭灭，察觉到她在看她，她把手里吃一半的爆米花递到她眼前：「爆米花吃不吃？」

「刚刚那段有点无聊，看妳睡著了我就没叫妳。」她目光重新放在眼前闪烁著的投影幕上。

二阶堂希罗接过，爆米花在光芒的照射下，上面的焦糖层反射著光，看著十分美味。

望向大银幕。

医护人员失控的尖叫声传入耳中。

『病人自杀了！快阻止她！』

『止血！快止血！』

一群人蜂拥而至，将中央那个人影围住，像是一张包围网，空气都是死寂的，谁也无法逃脱。

二阶堂希罗眼尖瞥见那一把落在地上，被所有人遗弃在一旁的，沾染上暗红的餐刀。

「现在剧情进行到什么部分了？」

二阶堂希罗把爆米花还给樱羽艾玛，樱羽艾玛抓了几颗塞入口中。

咀嚼著，声音有些含糊不清：「到结尾了，看来是一个悲剧收尾的电影。」

悲剧啊……

吞下，她转头望向二阶堂希罗：「希罗喜欢这个结局吗？」

是在说bad ending 之类的吗？

二阶堂希罗摇头：「不喜欢。」

为什么里面的人要遭受这个结局？天灾、人祸，这些在现实已经足够多了，为何还要再电影中再次体会这些东西？

难道，我们只能坐在座位上，旁观这场悲剧吗？

「我也不喜欢啊～」樱羽艾玛伸了一个懒腰，有些睡眼惺忪。

「啊，不过，不是有一句话吗？好像叫……」

樱羽艾玛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歪著脑袋仔细思考，随后她灵光一闪。

在无数医护人员惊慌的抢救声中，樱羽艾玛竖起食指，语气认真，像是在讲述一种道理，声音与吵杂的环境音融为一体。

「从电影开播的那一刻，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刺眼的白色灯光打在她身上，二阶堂希罗都快看不清她的身影了。

周围景象逐渐模糊。

意识的最后，她听到樱羽艾玛对她说。

「希罗，电影要散场了。」

海浪退潮。

她闻到的，不再是爆米花的甜腻，而是隐约渗入的、刺鼻的消毒水气味。

她听到的，不再是环绕立体声的配乐，而是由远及近、愈发清晰的、单调而尖锐的「滴——」声。

整个世界像信号不良的电视画面，开始扭曲、剥落。

她睁开了双眼。

视野模糊，如同隔了一层被刮花的玻璃。

眨了眨眼，视线逐渐清晰。

惨白的天花板映入眼帘，死寂的、冷漠的，仪器传来一阵又一阵有规律的「哔哔」声，永无止境。

「醒了！患者醒了！」

许多人松了一口气的声音传来，带著庆幸与喜悦。

二阶堂希罗重新闭上双眼，感受著脖颈被纱布缠绕的感觉，以及自己身上，被强行绑上的拘束带。

睁眼，景物依旧。

她轻叹一口气，那双眼睛里的光芒彻底熄灭，像是泯灭的太阳。一句微弱的话语随著湮灭灵魂的叹息溢出。

「我怎么...还活著啊……」

语气里满是疲惫至极的失望。

——

End.

后记：

本篇是由原作2-3共犯的情节发想延伸，作者很喜欢那段，觉得很有戏剧张力，所以在书写时也尝试采用有画面感的叙述（不过文笔不好表现不太出来就是了w）

白色房间=精神病院，因为某人精神状态不太好了，一直听到的话是艾玛的幻影，大概就这样。

结局犹豫很久，甚至还跑去问朋友，结果两人讨论半天都决定不出来，最后选择投票决定。

投票结果是活，所以自杀失败，被拘束起来，以后大概也不会成功了。

有什么想法欢迎留言评论

● 魔法少女的魔女审判　● 魔法少女的魔女裁判　● 同人文　● 樱羽艾玛

● 二阶堂希罗　● エマヒロ　● ヒロエマ

评论(27)　热度(114)

评论(27)

发布

咕咕咕咕咕斯特：搞半天原来是正当防卫（你要说防卫过当也不是不行）爆的PTSD。。。 回复

咕咕咕咕咕斯特：也就是说艾玛（存疑）知道希罗（或者说艾玛给希罗）封存记忆咯。。。 回复

咕咕咕咕咕斯特：物极必反啊。。。 回复

咕咕咕咕咕斯特：要开始了哟 回复

camera🔍：[老福鸽/吹爆太太][老福鸽/吹爆太太] 回复

zcyですの：这…还是殉情吧[老福鸽/刀傻了][老福鸽/刀傻了][老福鸽/刀傻了] 回复

zcyですの：粮！！！ 回复

已被樱羽艾玛魅惑中 回复了 zcyですの：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回复

DLQ：[老福鸽/kswl][老福鸽/刀傻了] 回复

Star Edge：活着更刀啊，老师太会写了[老福鸽/吹爆太太] 回复

末岛：活下去……成为了她后半生的诅咒 回复

Fe_bucket：嘶…好神秘的转折，希罗就这么一刀给人干掉了么（（（ 回复

绷带 回复了 Fish：加油加油[老福鸽/狗头]老师写的太强了 回复

已被樱羽艾玛魅惑中：老师太会写了[老福鸽/给你喜欢] 回复

已被樱羽艾玛魅惑中：活下去，是艾玛对希罗的期望，也是自己的愿望，因为她不想看到那么好的希罗，因为这种事情而死去，明明是那么好，那么温暖正义的希罗，却要因为救自己而死，这对艾玛来说应该比自己去死还要难受吧，但是同时，这也是对希罗的诅咒，甚至比原作雪让希罗不能自杀更痛苦，活下去，多美好又狠毒的诅咒，艾玛没有想让希罗痛苦，她一定是希望希罗能一直好好的生活，最好能彻底忘了自己，忘了和自己有关的一切，但是希罗没办法做到，为了让希罗活下去，艾玛代替了希罗眼中罪恶的自己，灌输了自己才是真凶的印象，而希罗，她是无时不刻都活在痛苦中的，没能拯救艾玛的痛苦，为什么没能早点察觉，为什么最后明明制裁了恶人，却让艾玛替她背负罪名，这样的希罗已经分不清邪恶和正义了，她没办法忍受活着的痛苦，活着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让她窒息的，但是艾玛说了，让她活下去，就像炎拳里面的主角一样痛苦，却又无可奈何，藤本树的电影院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点，老师真的很会写啊，各种过去的穿插，还有希罗试图自杀时看到的电影院，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家电影院该多好，两个人可以把这残 回复

忍的一切看作一个故事，或许会为此悲伤，但是，她们都还在彼此身边，而被救醒的希罗只能活在痛苦中。

DMO月代雪：殉情是he，然而希罗已经失去自杀的权力，只能行尸走肉一般活下去…老师真的是魔鬼 回复

DMO月代雪：老师，你们是恶魔😭😭😭 回复

DMO月代雪：坏，坏孩子艾玛？😱 回复

Fish 回复了 ロリ一yuj：哈哈，其實還好（似了 回复

Fish 回复了 ロリ一yuj：會嗎🤔捅進胸口的致命傷+補刀 回复

Fish 回复了 绷带：燃盡了…… 回复

Fish 回复了 魔法少女宵崎奏：活著是酷刑…… 回复

ロリ一yuj 回复了 ロリ一yuj：不是，这80的人怎么死得这么草率？（懵了） 回复

ロリ一yuj：又是篇值得细品的文，Fish太强了[老福鸽/给你喜欢] 回复

Px.：怎么活着啊，这样太折磨了……这个世界的艾玛希罗真是一对苦命鸳鸯啊，想要到死后世界里重逢都做不到吗 回复

绷带：终于更新啦[老福鸽/狗头] 回复

魔法少女宵崎奏：好刀的be……这种连死亡的自由都没有的感觉…… 回复

热度(114)

 共9人收藏了此文字

ID494151900 推荐了此文字

ID494151900 很喜欢此文字

新晋居民_8836695 很喜欢此文字

岚焰_LY 很喜欢此文字

岚焰_LY 推荐了此文字

wzl19371 推荐了此文字

wzl19371 很喜欢此文字

新晋居民_5193618 很喜欢此文字

枯骨已化沙 很喜欢此文字

枯骨已化沙 推荐了此文字

榕树精 很喜欢此文字

Aitsuki 很喜欢此文字

路人1412 推荐了此文字

忆匠 很喜欢此文字

路人1412 很喜欢此文字

camera🔍 推荐了此文字

camera🔍 很喜欢此文字

狐神凪 很喜欢此文字

狐神凪 推荐了此文字

uaaN 很喜欢此文字

结发 很喜欢此文字

林月 很喜欢此文字

林月 推荐了此文字

是糖呀 推荐了此文字

是糖呀 很喜欢此文字

冰焰芝士雪豹 很喜欢此文字

冰焰芝士雪豹 推荐了此文字

DLQ 很喜欢此文字

幻ノ踊り子 很喜欢此文字

DLQ 推荐了此文字

Star Edge 推荐了此文字

无可 推荐了此文字

TTT冯 很喜欢此文字

Star Edge 很喜欢此文字

路过的墨霄 很喜欢此文字

sans 很喜欢此文字

无可 很喜欢此文字

末岛 很喜欢此文字

新晋居民_9130911 很喜欢此文字

南极圈常住民 很喜欢此文字

末岛 推荐了此文字

不想学英语 很喜欢此文字

路过的凡人 推荐了此文字

孤独行星 很喜欢此文字

零级守护者 很喜欢此文字

垃圾桶里的樾 推荐了此文字

垃圾桶里的樾 很喜欢此文字

四龙没有你我怎么活啊 推荐了此文字

战五渣法棍面包 很喜欢此文字

战五渣法棍面包 推荐了此文字

查看更多

只展示最近三个月数据

© Fish | Powered by LOFTER